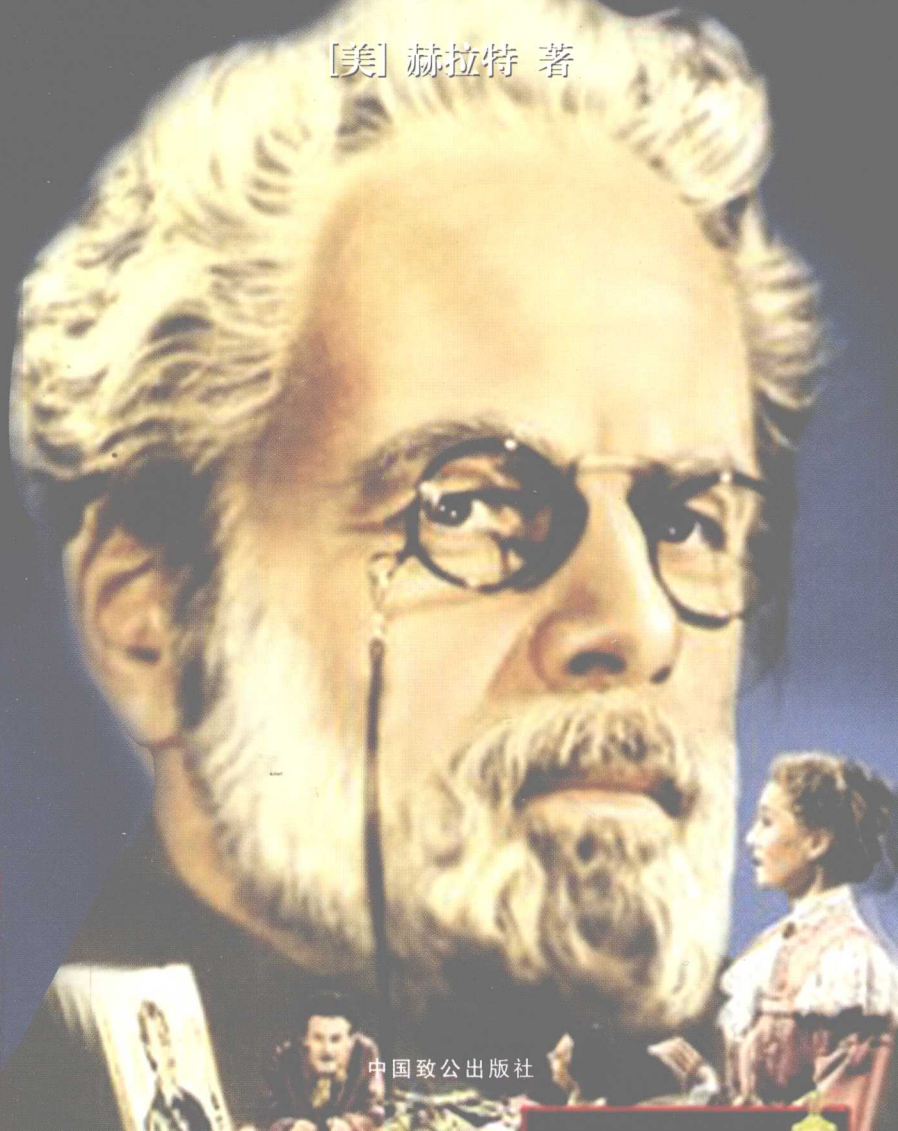


左拉传

Zuo La Zhuan

[美] 赫拉特 著



中国致公出版社

左拉传

ZUOLA ZHUAN

[美]赫拉特 著

中国致公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左拉传/ (美) 赫拉特 (Herald. H.) 著; 朱会汶译.
北京: 中国致公出版社, 2005. 9

(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传世名作. 第1辑)

ISBN 7-80179-459-1

I. 左... II. ①赫... ②朱... III. 电影文学剧本—
美国—现代 IV. I712.3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08825 号

左拉传·

译 者: 朱会汶

责任编辑: 子 龙

出版发行: 中国致公出版社

(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文昌印刷厂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
印 张: 288

字 数: 7275 千字

版 次: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5000 册

ISBN 7-80179-459-1

定价: 1080.00 元 (全四十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第 一 部

〔一八六二年冬天，一辆时髦的四轮大马车沿着巴黎泥泞的圣·谢克大街隆隆行驶。车中坐着个花花公子，态度傲慢，服饰考究，戴着单眼镜，挟着两个当时的高等娼妓，都穿着皮大衣，打扮得花枝招展。他们坐在车中一边聊天，一边目空一切地向周围贫穷的地方眺望，这时，镜头下移到一只车后轮闪闪发光的钢丝上，车轮突然一斜，掉进一个泥坑。而后，车轮继续转动，看不见了，污泥飞起来，把一个行人溅了满脸。当他动手把泥擦去时，镜头迅速上移，爱弥耳·左拉出现了。他年纪二十四岁，单薄的衣衫比烂衣裳好不了多少。他声色不动地擦掉脸上的泥，并且怪幽默地把指尖上的少许泥土向马车远去的方向一弹，这才继续沿着曲折破烂的街道走去。他站停了一会儿，饥肠辘辘地向一家小饭店结着冰凌花的玻璃窗里望望，跺跺冻僵了的脚，向没戴手套、冻得发紫的拳头呵口气，打了个寒战，把破衣服裹紧瘦弱的身体，又往前走。其他行人的褴褛衣衫证明这是个穷地方。临了，他在一个破落的小酒店前止步，手伸进兜里掏钱，但囊空如洗，就耸耸肩膀径自跨进酒店。

画面切入小酒店，左拉入内四顾，从一张张桌子中穿过，向内部走去，镜头跟着他移。屋内天花板很低，烟雾腾腾，挤满了无人问津的画家、放荡的作曲家、穷学生、穷文人……蒙巴纳司区形形色色的颓丧、迟钝、穷愁潦倒的落魄者和过时人物，另外也还有一些运气比较好的音乐家、画家和作家。它是一群豪放不羁的艺术家的“乐土”，这些人带着他们的模特儿和情妇，她们都戴着奇形怪状的小帽子和纸花。

画面切入一桌人，面前放着几杯烈酒。他们当中有佛莱第特，一个失意的已经过了中年的作家，已经喝得半醉；一个画家、一个音乐家和一个雕刻家。左拉踱了过来，站在他们后面，听他们谈话。

佛莱第特 (抬眼,冷冷地)喂,左拉……

左拉不答腔,有点不屑地瞟了他一眼,伸出手去拿他的酒杯,但被对方劈手夺回,左拉泰然耸耸肩膀。

音乐家 你方才说什么,佛莱第特?

佛莱第特 (得意)今儿个天亮警察袭击中央市场!(笑)你知道,那批满身生疥疮的穷鬼,最喜欢从地洞里爬出来,周身打抖,坐在市场的铁槛上烤臭皮囊。(音乐家和雕刻家点头)真好笑!警察来抓的时候,他们没命地逃!叫啊,嚷啊,哼啊!警察砸碎了不少颗脑袋,把他们成群结队拖往圣·拉柴大街!

在他们放声大笑的当口,左拉弯下腰,用指节骨敲敲佛莱第特的天灵盖,佛莱第特没好气地向他翻了翻眼。

左拉 (恳切地)他们当中总有妇女吧?

佛莱第特 妇——?噢,明白啦!(向旁边的人挤眉弄眼)全是些皮包骨头的臭货,配你倒挺合适!

左拉 (仍旧恳切地)孩子呢?

佛莱第特 (耸肩)害软骨病的臭娃娃!(突然发觉自己可能上当)不过,这跟你有什么相干?

左拉 (温和地)干吗非得跟我,或者跟大伙相干?(向前探出身,装得十分感兴趣地)开过枪吗?

佛莱第特 开枪?当然没有!

左拉 (讽刺地愤怒)简直无法无天!我要去向当局告状!一大批穷光蛋犯了怕冷的罪,犯了肚子饿的罪,警察却偏偏剥夺了他们吃枪弹的福气?我从来没听说过这样不公平的事!他们下一步就要不给作家和艺术家挨饿的特权啦!

佛莱第特 (奚落地)那你为什么不用你那伟大的写作天才去帮助他们呢?你是个青年天才吧?准没错——(把左拉的破衣上下打量一番)——俗话说得好:“贫穷是天才之母”。

左拉 你是说后母!反正我写东西是想独出心裁。

雕刻家 方向错啦!孩子。要成功,就得学时髦。

佛莱第特 对啊。当然,除非你真正有天才。比方我——

左 拉 (讽刺地)你?(大笑)你东抄一句,西偷一行,七拼八凑,狗屁不通,就算是你的得意杰作啦!

佛莱第特 (怒气冲天地摇摇晃晃站起来)你这是什么话?我一下子就……

左 拉 (冷冷地)你是个骗子,佛莱第特,你肚里有数!给我闭嘴,坐下!

佛莱第特重重喘了一阵,乖乖地坐下了。

音 乐 家 你真不讲交情,左拉……

左 拉 真理往往是不讲交情的。我恨欺骗!(向侍者招手)来杯红酒,挂账!

侍 者 挂账?上次你这样说,再上次也这样说,再上次——

左 拉 再上次的上次也这样说!不过你一定——

侍 者 不过你一定有两条腿,会走到外边去,左拉先生。来试试吗?

侍者抓住左拉的一条胳膊,在佛莱第特和他的朋友们以及室内其他人的嘲笑声中,拉着左拉向店门走去,还没到门口,就把他用力一推,左拉一个踉跄跌出老远。左拉磕磕撞撞跌出酒店,可巧和一群刚要进来的青年人撞了个满怀。他们是青年画家保尔·塞尚,左拉的同房好友,腋下挟着包画;画家赫勃尔和托罗斯;作家罗瑟和剧作家多宾尼。

塞 尚 (欣然)嗨!……左拉!你怎么知道我们来了?

左 拉 一个作家的直觉!

多 宾 尼 钱没了吗?

左 拉 (耸肩)口袋里空空,脑袋里也空空。(向塞尚)怎么啦……又被美展给撵出来了么?

塞尚带头走进酒店,镜头跟着他们。

塞 尚 (轻快地)哼!讨厌鬼!他们说:(用夸大的愤懑语气)“我们不打算展出你的那些大个儿裸体女人!”我客客气气地说:“为什么?你们自己姊妹的脸蛋儿不也跟她们一样胖吗?”结果啊,轰的一下子,我就屁股着地,给撵出来啦!

他们哄笑着在一张桌前站住。一个醉汉正趴在桌上呼呼大睡,一群人当中的两个上前去扶他坐直,把他连人

带椅搬到一个相当清静的地方，然后大伙围桌坐下，左拉警惕地四面望望，也坐下了。一个侍者（换了一个）前来招呼，大伙都叫了酒，左拉也叫了。

一条粗嗓子 （当他们舒舒服服坐定后，大声嚷）哎呀！真是一帮强盗！

多 宾 尼 （也向他大声嚷）去你的！（向左拉）我们全都获得了空前的成功！塞尚给从美展轰了出来……托罗斯和赫勃尔的画被石版画公司当面扔在地上，我的新戏昨夜也被人扔臭鸡蛋，停演了……

托罗斯和赫勃尔 （嚷叫）万岁！……

罗 瑟 （微笑）我的书也打回票了！

大 伙 （嚷叫）万岁！……

粗 嗓 子 （属于画外的那个发怒的男子）闭嘴，真讨厌！

镜头推向其他桌子，人们纷纷站起来抗议，“别闹！……静一点！……把他们赶出去！”侍者已把酒端上桌。

左 拉 （跃起身，向室内人）住口，你们这些傻瓜！（向他的朋友们，兴奋地）我说，咱们干嘛不自己来搞一个集团！强迫全世界的人（向室内广泛地比划一下）和那些大肚子畜生佩服咱们。就管它叫“失意人沙龙”吧！

小酒店内响起一片叫声和嘲骂声，面包卷和面包在空中飞舞，左拉一帮人奋力回击，画面切入酒店老板娘和她那温顺胆小的丈夫在观战，老板娘的胖脸往下一沉。

老 板 娘 （咬牙切齿，向丈夫）又是左拉先生！跟我来——他们恶狠狠地穿过去，画面切回正在拿面包开战的一群人，左拉正打得起劲。当老板娘和她的丈夫来到左拉背后时，嚷聒声突然静息，左拉转过身，看见了他们，恭敬的一鞠躬，其余的人兴致勃勃地瞧着热闹。

老 板 娘 好，左拉先生！你又来啦！钱带来了吗？

左 拉 （斯文地）不巧……

老 板 娘 不巧你还欠我们五法郎二十生丁，都三个月啦，我的小骆驼。（伸出手）钱呢？

左 拉 太太，我不会猜哑谜，不过我可以替你写首诗——

老 板 娘 （讽刺蒂）献给我那美丽的眼睛，献给我那可爱的身

段——

左拉 (摇头)不,太太,我只会实事求是。我的诗——
老板娘 (向丈夫急转过身)这个流氓侮辱我,你却像木头人那样站着!(把一个手指在左拉面前摇着)蠢货!钱拿来!

左拉 可我没钱啊,也许我的朋友——?(但其余的人光是笑笑,摇摇头,他又转向老板娘)我只有身上穿的……
老板娘把他浑身上下打量一番,抓住他的外套,把他转了个圈儿,摸摸他的裤子的料子,然后失望地挺直身。

老板娘 行!我就拿你身上穿的。
她突然用力把他推倒在一张椅中,迅速解开他的皮带。

老板娘 (向丈夫)醒醒,傻瓜!来帮忙!
丈夫投入战役,画面切入老板娘的特写。她挺直身,小心翼翼地用大拇指和食指拾起左拉的裤子,左拉(画面只看得见上半身)喘着粗气干瞪眼。老板娘把裤子扔给丈夫。

老板娘 (轻蔑地)拿去当掉!也许能值两个铜板!(向左拉)滚出去!

话音刚落,塞尚、赫勃尔和托罗斯等一齐站起身,装得一本正经的样子鞠了个躬,然后簇拥着左拉不让人看见,穿过拥挤的店堂向门外走去。酒店老主顾们目送这四个朋友匆匆离去,放声大笑。四人出了门,上了大街,一个老太婆刚从旁边经过,她站住脚,盯住左拉的腿,始则愕然,继则大惊失色。四个朋友迅速向右拐弯,镜头停在老太婆那气鼓鼓的脸上,目送他们远去。〕^①

画面化入左拉在圣·维多大街三十五号阁楼里。时间是晚上,左拉丢了裤子,只好躲在床上——一张粗陋的小床。在他对面,透过污秽的窗子,能望见一大片灰蒙蒙的巴黎雪屋顶。左拉用毯子裹住全身,直到下巴颏为止。他一手拿着支点燃了蜡烛,膝盖高高撑起,上面摊着本拍纸簿,一手在振笔疾书。接着,镜头拉开,

① 方括弧内各段在影片摄成后已剪去。

现出阁楼全景，肮里肮脏，破破烂烂，几乎没有什么家具。一只小火炉没生火。墙上挂着几幅塞尚的画和一两张左拉的素描，也出于塞尚的手笔。塞尚正坐在桌前，用木炭或粗铅笔在一张椭圆形的白纸板上很快地写着。他向冻僵了的手指头呵呵气，又拼命写，写毕，站起身，把纸板拿到左拉跟前。

塞 尚 (把纸板给他看)好啦！中意吗？

左拉把冰冷的手抄在被窝里，看着纸板，画面显示两人紧靠在一起，塞尚拿着纸给左拉看。纸上写着一行美观的法文字。

左 拉 (念)“Nulla dies sine linea”……真漂亮，保尔。(沉思地)“业精于勤”……

当他和塞尚看格言时，画面切回阁楼的景，左拉和塞尚仍旧在看格言。

左 拉 (指着身前的墙)把它钉在那里，我看得见。(塞尚把纸钉住)只要火炉里有火，我就可以埋头苦干啦！(突然有了主意)保尔！有办法啦！(向几本书指指)那些书！你瞧……

左拉用破毛毯裹住身体，一骨碌跳下床，从一本书上撕下几页，塞进火炉，然后把书塞在塞尚手里，另外抓起一迭书，扔在炉子下面，用蜡烛头把炉中的纸点着。火苗往上直窜。

塞 尚 (吃惊)啊，爱弥耳！(左拉跳回床上，把毯子高高拉起。)

左 拉 (兴高采烈地)这些书都要不得！写的人全都是些笨蛋！骗子！伪君子！一个诚实的念头也没有！我全读过！真叫人恶心！把它们烧掉！

塞 尚 咱们可以把它卖掉啊……

左 拉 (精神奋发)什么？让它们再去害别人吗？不，我的朋友，还是烧掉好……(又拿起纸笔和蜡烛)……用它们那些写的净是谎话的纸张来给一个主张真理的人取暖吧！

塞 尚 (热情地)你说得对，我的朋友！

左拉继续一个劲儿的写，塞尚往火炉里添进更多纸，房

里开始浓烟密布。

左 拉 (呛咳)你看!连一只破炉子也讨厌那些无聊作品。
(塞尚也呛咳,走出画面去开窗)把窗关起来!你要我伤风吗?

塞尚的声音 我们要闷死啦!

左 拉 闷死也总比被穿堂风冻死强!

塞 尚 (已从窗前回来)哎唷,看你那穿堂风!(向左拉笑。)画面切入左拉阁楼外灯光暗淡的楼梯口。左拉的母亲左拉太太和未婚妻亚历山德琳站在门外。左拉太太敲了门,等着开门,但没有动静。画面切入阁楼,听见一阵敲门声。塞尚站起身,左拉焦急地坐直。

左 拉 门警收房租来啦!

塞 尚 (愁眉苦脸地)他会把我们撵出去的。

左 拉 别让他进来。对他说我在生病,怪可怕的病。要传染的——什么都行!

塞 尚 (向门口走去)谁啊?

左拉太太的声音 爱弥耳的母亲。母亲。

左 拉 啊,妈妈。

塞 尚 (开门)请进来,左拉太太。

左拉太太 (入内)谢谢你,保尔。(瞧见左拉不由大吃一惊)爱弥耳!你干吗睡在床上?(走到他跟前)你生病啦。看见你过这种生活,我的心都碎啦。(毅然决然)再不能这样下去。

左 拉 胡说,妈妈!我是个独立自主的作家,全世界的人马上要钦佩我——对吗,塞尚?

塞尚笑,左拉太太向门外叫。

左拉太太 亚历山德琳,进来。

左 拉 (兴奋地 toward 门那边望着)亚历山德琳来了?来了?亚历山德琳?

亚历山德琳笑盈盈地进来,叫了声“爱弥耳”,左拉看见她,欣喜过度,忘了自己光穿着一条打过补丁的衬裤,要想跳下床,但猛地醒悟过来,又躺下了。

左 拉 亲爱的!……

左拉把毯子高高拉起,亚历山德琳笑咪咪的走到床前

吻他。

亚历山德琳 啊，亲爱的！我们有好消息告诉你——

左拉太太 （兴奋地插嘴）你有了——

两个女人 （一同兴奋地）职业啦！

左拉 （喜出望外）职业？我有职业啦？（大叫）塞尚！你听见吗？我有职业啦！（停住，突然谨慎地）什么样的职业？（朗诵般地）我可不愿把我的天才出卖给哪一个撒谎的——

亚历山德琳 爱弥耳，你是去给大出版家拉罗工作啊！

左拉太太 当店员。

亚历山德琳 不错，亲爱的，我们——我们现在可以结婚啦——（快慰万分地用双臂搂住他的脖子。）

左拉 （吻着她笑）好极啦！（兴奋地）现在我可以有时间写完我的书了。说不定还可以叫拉罗出版哩。（环视室内，搔搔头皮，高声叫）塞尚，把妈妈的大衣脱下来，拿去当掉。买点肉和面包回来。

左拉太太和亚历山德琳面面相觑，开始抗议，画面淡出。

第二部

拉罗书店淡入，玻璃橱窗上有一行看起来反写的字：“拉罗图书发行公司”。时为一八六五年。左拉正在把两个顾客——一个男人和他的女儿，送出门。左拉留着短须，穿着很整洁，但衣服料子很蹩脚。他手里拎着两本包扎好了的书。当他们走到门口时，亚历山德琳从外面向窗内探望，但是左拉没看见，她又闪开了。左拉在门口把书交给顾客。

左拉 谢谢你，先生。

顾客 （出外）谢谢。

左拉回进店堂，亚历山德琳闪了进来。她戴着结婚戒指，衣服穿得很破旧。左拉着手整理一架书，在他们谈

话当口，他不停地整理着。

左 拉 (看见了地)什么事啊，亲爱的？

亚历山德琳 (低声迫切地)爱弥耳！我——我真不愿意来打扰你，可是卖肉的不肯再让我们赊账啦。

左 拉 你对他说我们月底一定付清。(迅速向店内望望。)

亚历山德琳 可他现在就要。还有，爱弥耳，今天早晨房东又来要房钱，闹得可凶啦。你能想办法预支点儿钱吗？

左 拉 (忧虑而犹豫地搔搔头皮)这个月我已经预支过两次啦，亲爱的。我不能——

这时，一个店员在左拉夫妇背后出现。

店 员 左拉，老板叫你马上到办公室去。

左 拉 是！(向失望地离去的亚历山德琳)我尽量想办法，别耽心，亲爱的！

画面切入拉罗的办公室，左拉走进房，顺手把门关上，叫了声“拉罗先生”。拉罗坐在书桌前，旁边坐着一个警官，四十来岁，俗不可耐。左拉站住脚，疑惑地望着拉罗。

拉 罗 这位先生是警察局来的。他有话要跟你说。

警 官 (当左拉惊讶地转向他时)你出过一本名叫《克劳黛自白》的书吗？

左 拉 (稍顿)不错……？

警 官 (粗声)我有责任告诉你，检察官火气可大啦。

左 拉 (和婉地)为什么？

警 官 那本书不好。

左 拉 你是说写得不好吗？

警 官 (被他的镇静态度惹火了)那是本骂人的书。它对公众的道德有很大害处！

左 拉 (抗议)对不起，先生——

拉 罗 住口！(左拉听了向他看看，又向警官看看，然后鞠躬。)

警 官 小伙子，我们一直在留心你的作品！你是个捣乱分子！你的那些文章要不得！攻击我们文艺界的权威！批评市当局——

左 拉 (安详地插嘴)也许你有更好的对象给我批评吧？

警官 (咆哮)不许你放肆!告诉你——以后不准再写这种东西!这是正式警告!但愿我以后不用再来找你啦!

拉罗 (向警官)先生,你总知道他的书不是我出版的。

警官 (直截了当地)不过它是你的雇员写的。(起立)所以根据法律你得负责。

他向拉罗弯弯腰,向左拉翻了翻眼,扬长走了,砰的一声把门碰上。画面切入左拉和拉罗的近景,左拉扭过头看警官,拉罗冷酷地盯住左拉。

拉罗 怎么样?

左拉 (真挚地抱歉)我并不是存心给你找麻烦,拉罗先生。

拉罗 生活中有那么多愉快的事儿,你又为什么非要写这种揭人隐私的东西不可呢?

左拉 (沉着地)生活中也有那么多不愉快的事儿。

拉罗 你吃我的饭,就别管这些闲事。(稍停)我得把你解雇。不过——我再给你一个机会……

左拉 (感激地)谢谢你,拉罗先生。

拉罗 不过从今以后,你得专心搞业务,不许再写那些无聊东西!

左拉听了拉罗的话,向他死死盯了一眼,慢慢地摇摇头。

拉罗 (吃惊)怎么,拿这个交换一个职业不上算吗?

左拉 (慢条斯理地)一点儿都不上算,拉罗先生。拉罗疑惑地向他看看,恼了。

拉罗 (拿出一些钱给左拉)这是你到月底为止的薪水。

左拉的特写,显示他在冷冷地瞅着拉罗。

拉罗的声音 滚出去!

左拉 (微笑)太谢谢你了,拉罗先生。

拉罗 (画面又出现他和左拉在一起)谢什么?

左拉 因为你使我又可以全部时间都用来写作了。

拉罗 (冷冷地)那就去写你的吧。也许肚子瘪了就老实了。

左拉 不过肚子太大了也不好,拉罗先生。它鼓得太多,会妨害你往下看,看看周围发生了些什么。你尽管去出版你那些令人作呕的玩意儿,越来越胖,越来越阔气,我却要做一只田鼠,东挖挖,西掘掘,把苦难丑恶生活中

一切腐烂的东西兜底翻起来！你不会喜欢我的作品的气味，拉罗先生。检察官也不会。不过一旦臭气熏天，也许就得拿个主意啦。再见。

左拉转身走，画面化入晚上一个煤矿的广场。矿里刚出了事故，三五成群的人——矿工、矿警和职员在四下忙碌。左拉也在人堆里，手里拿着笔记本和铅笔。升降车在把获救的矿工从地下送上来，他们刚跨出车，就被包围起来。左拉挤上前，向一个获救的矿工问话，一个矿警见状跟上去。

左拉（向矿工）当时为什么不把安全门关上，不让煤气跑出来？

矿工（抬起悲伤的脸）安全门？（苦恼地）他们才不在安全门上浪费钱哩。

这时，矿警挤了过来，把左拉使劲拉了一把。

矿警嗨，你这个家伙！（用力推他一把）走开——不许过来！

左拉慢慢走开，画面化入煤矿办公室，一群矿工代表在和煤矿经理面对面斗争。发言人手里拿着一份报纸。时间是次日。

矿工代表（激烈地）第五坑道不用支柱撑住，保证安全，我们决不下去！（向经理挥动报纸，在手中重重敲击）我们用不着下去！这篇文章上写着，矿坑安全法规定我们享有哪些权利……这就是我们的根据！

经理劈手夺去报纸，怒容满面地看，画面化入晚上一家报社的编辑部。这是一张投机取巧的黄色报纸，由于销路差，也就毫无顾忌。编辑是个放荡成性的邋遢家伙，背心上挂着鼻烟袋，左拉衣衫褴褛，面有菜色，手里拿着一些稿件，把它们递给编辑。

左拉（真挚地）可这是真的啊，先生。所有这些事情都千真万确，我亲眼看见的。（举起一份稿子）你非把这篇关于众议院闹事的文章登出来不可！军方的人一齐把克里孟梭先生喝下了台，因为他竟敢骂陆军贪污渎职，并

且警告他们不要触怒普鲁士人跟他们打仗。

编辑 (粗鲁地) 哼, 我才不管闲事哩! 这些东西顶多只能补空白……我给你十法郎全买下来! (把钱扔在桌上) 要不要随你!

左拉 (抗议) 可是, 先生, 我不能——
编辑 (坚决地) 十法郎。

左拉沮丧地拿起钱, 编辑笨手笨脚闻着鼻烟, 用眼角瞟他, 画面化入波瓦松涅大街一另咖啡馆的外景。(时为一八六八年。) 台街上生着炭盆, 天空飘着雪花。许多妓女在咖啡馆前踱来踱去, 搔首弄姿。有一两个妓女坐在桌前, 背景有一个男人去和其中一个坐在一起。穿着长大衣的顾客们在吃晚饭, 可是左拉和塞尚没有大衣, 衣衫褴褛单薄, 各人面前只放着一小杯酒, 快喝完了, 一个侍者不耐烦的在他们背后瞪眼。左拉揉揉冻僵了的手指头, 也向侍者看看, 和塞尚不安地交换了个眼色。侍者走过来, 抓住左拉的椅背, 好像要等他站起来把椅子移开似的, 画面出现左拉、塞尚和侍者的近景。

侍者 (奚落地) 你们还不走吗, 先生们?

左拉 (谦恭地) 不, 谢谢你。

侍者无奈, 悻悻然退下。妓女之一——娜娜——衣着寒伧, 面容憔悴, 徐娘半老, 脂粉遮不住放荡生活的皱纹, 但犹存当年风韵, 一双美丽的、悲愁的眼睛瞅着左拉。他发现她在看, 尴尬地整整领带, 理理头发, 态度不是轻浮而是慌张, 娜娜向他走近了点, 又向他微笑。塞尚望着他, 会意地笑笑。这时, 左拉被自己修饰的效果吓坏了, 赶紧揉乱头发, 弄乱领带, 目光移往别处。娜娜看看他, 走开了。

画面切入一群妓女在咖啡馆前和一张张桌子间慢慢走动。一个妓女刚要和一个男人搭讪, 那人摇摇头, 大拇指往街上一翘。妓女很快朝那个方向一望, 顿时大惊失色。

妓女 茜茜尔! 安东尼黛! ……警察来啦!

其他妓女向街那边望望，立刻四散奔逃，咖啡馆主顾们也都紧张起来。画面切入从咖啡馆正面看到的波瓦松涅大街，警察从四面八方围拢来。妓女们东奔西逃，有的失足摔倒，被警察粗暴地抓起来。一辆马拉的警车驶过来，把捉牢了的妓女推进去，有几个妓女恐怖地尖叫，被警察毒打。

画面切入左拉和塞尚注视着骚扰局面。左拉转过脸，突然发觉娜娜躲在台街凉篷下的一根柱子背后，吓得抽抽噎噎直哭。一个警察走过来，但忽然注意到另一个妓女，趁她从跟前跑过时，一把抓住她的胳膊。接着又出现娜娜的近景，她吓得面无人色，脸上净是湿漉漉的雪，头发蓬乱，衣衫不整，眼珠滴溜溜打转，想讨救兵，或者找个好点的藏身处，最后接触到了左拉的眼光。左拉迅速向四面望了望，向她打了个手势，她也很快地四面一望，向他桌前跑去。

当娜娜跑到左拉桌前时——

左 拉 快！坐下！

娜娜坐下，左拉把酒杯推到她前面，她用颤抖的手指握住杯脚，哽咽起来，左拉抚摩她的手。警察在他们背后出现。

警 察 （厉声——向娜娜）跟我走！

娜娜要站起来，但左拉抓住她的手腕，不让她动。

左 拉 别动！（向警察）这位小姐是我们自己人。别碰她！

警察看看他，又四面望望，突然接触到了侍者的眼光。侍者拼命摇头，表示左拉说谎，警察又向左拉转过脸，侍者聆听。

警 察 （向左拉）那么她叫什么名字！

塞 尚 告诉你，这位小姐是我们的朋友！你没有权——

警 察 （慢慢地向大家轮流看着）你们都挺聪明……（向娜娜，仔细地端详她）我们还会碰到的！（转身走。）

左 拉 （当侍者走过来时，清清嗓门，向娜娜）呃——跟我们一块儿吃点东西吧。

娜 娜 我？

左 拉 是啊。

娜 娜 白兰地——(怒冲冲地向呆望着他们的侍者)你的眼睛干什么睁得那么大,有什么好看的?

侍者铁青着脸向正在从人行道上瞅着娜娜的警察膘了一眼,径自拿酒去了,左拉向娜娜转过脸。

左 拉 (温柔地)现在没事啦。(她不安地耸了耸肩膀)告诉我!你叫什么名字?

娜 娜 (疲倦地)在本地叫莎丁,在蒙马特尔叫罗茜儿……在蒙巴纳司叫乔琪特或者麦特朗——(耸肩)这又有什么关系?(突然警惕地)你干吗问?你对我存着什么心?我可是两手空空。

左 拉 哦,我们倒是同病相怜。

娜 娜 (疑惑)什么?

左 拉 两手空空!(塞尚噗嗤一笑。)告诉我——你的口音不像巴黎人……你是哪儿人?

娜 娜 (阴郁地)亚多亚……赫斯丁。(疲乏地叹了口气)我真想回去。(眼中突然漂着泪花。)

左 拉 (慰藉地)好啦……总有一天能让你回家……

娜 娜 (愤怒而恶毒地)我——回家?(苦笑)看看我!(左拉看着这个饱经沧桑的风尘女子。)我一辈子回不了家!我恨巴黎!寒冷!潮湿!像野兽那样东躲西藏!肚子饿!挨警察打!(语气厌恶得可怕)卑鄙!龌龊!我恨它!

她的话被侍者伸过手臂来打断,那人粗鲁地把白兰地往她面前一放。她抬头瞪他,塞尚趁机拉拉左拉的衣袖。

塞 尚 (小声)咱们拿什么来付账啊?钱不够了……

左 拉 (不耐烦地)那就去挣几个来,笨蛋!

塞尚站起身,拿起画夹,在背景一张张餐桌间走来走去兜生意。他找到了一个主顾,那人要为他的女伴画个像。塞尚坐下画了起来。与此同时,左拉在和娜娜谈话,全神贯注地望着她。

娜 娜 (有点挑衅地转向左拉)怎么……

左 拉 你是哪一年到巴黎的?

娜 娜 一百年前,我十七岁那年。咳,你那时没看见我真可